

## 他为什么说“廉州为官，须得廉吏”？

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”传统的说法，男人要建功立业，入错行的后果是一事无成。古入入错行不只是自己一事无成，还会株连后代。明朝实行分籍制度，比如你是匠人出身，你的儿子是不能参加“高考”（科举）的，入了匠籍等于堵死了靠读书做官这“华山一条道”。

明朝的分籍制度沿袭元制。按一个人的职业，规定其不同的地位、待遇，“民以籍分”，有官、民、军、医、匠、驿、灶等籍。此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子承父业，比如驻各府县的卫所百户、千户，一般都由“军户”世袭。

祖上是铁匠、木匠、石匠、剃头匠、杀猪匠等的，后代都属于“匠籍”，入了匠籍的，“**皆世其业，以应差役**”。

不过，因为这项制度太过不合理，而匠籍种类繁多，情况复杂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，执行起来并不严格。

比如嘉靖年间就特别宽松，允许每年交一笔钱，就不用“应差役”（**不从故业，以银代役**），匠人的后代就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了。因此，嘉靖皇帝在位期间每年录取的进士，都有十四五名为匠籍出身。

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浙江安吉有个弓箭匠的儿子张士纯考中了进士，他曾经当过驻廉州府的雷廉兵备佥事，后来还升到了从三品的广西参政，相当于副省长。

张士纯生于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。他有七兄弟，因为是弓箭世家，七兄弟的名字都有“纟”旁。

按照当时匠籍“六丁留三”的规定，张士纯和大哥张士綱都得以参加科举考试，成了“公务员”。

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，八十九场科举考试，中进士的两万多人，对谁来说都无异于中彩；而一个做弓箭的后代中进士，简直是中了“超级大乐透”的一等奖。

但如果认为张士纯是侥幸考上的就错了。张家虽是弓箭世家，却有崇尚读书的传统。父亲张茂每天干完农活，就捧起书来“啃”（**治农事毕，则夹策读书不辍**）。

在家风的熏陶下，张士纯十三岁进入社学，没过几年便考上了秀才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他在乡试中以第八十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，来道喜的人几乎踏破了张家的门槛。

张士纯中进士后，被任命为河南内黄县知县。像很多有信念、有情怀、有本事的地方官一样，他“**廉能多惠政**”。

经地方推荐和“组织人事部”（吏部）考察，张士纯获得提拔，担任“驻文教部纪检组长”（礼部给事中），专事弹劾纠察。

说是提拔并没错，都给事中为正七品，比知县（从七品）略大。给事中为从七品，但京官大三品，给事中直接对皇帝负责，职微权大，绝不是地方官可比的。

当了给事中的张士纯敢于“放炮”，所以朝中权贵和宦官对他都“惹不起躲得起”（**中官朝贵，皆侧身避之**）。

当然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这有赖于他自己行端坐正，为人检点。有一年，张士纯奉命到湖北

册封藩王——受皇帝之命给皇帝的兄弟叔侄授予“王”的封号。

张士纯完成公务正待开拔回京，却发现住处堆满了礼品，装礼品带来的箱子也盛满了银子。

受皇帝委派，来给皇亲国戚册封，收礼本也属顺水人情，而且领的是皇帝亲属的人情，许多人求之不得，可以趁机拉近关系。

但张士纯没有这样想。他对主人说：“要是我带这些东西回京，你让我说出去，还是不说出去？说，有损我的名声；不说，又有贪污之嫌。”

“你还是别让我受连累了吧。”说罢，他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领着一千人马回京复命。

隆庆年间，张士纯担任广东兵备道佥事，相当于广东军区驻廉州府的最高军事长官。廉州府与交趾接壤，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。

当时外寇入侵，张士纯观察地形之后，采取诱敌之计，用几匹马装作运送物资，引诱对方出击抢掠，派出奇兵绕到敌人背后，截断退路，一举将外寇击溃。他还曾因为讨伐平定著名的海盗林容，获得广东总督的奖赏。

广西称得上是张士纯的福地。他随后升任广西柳梧分守参议。当时疟疾流行，他仍旧如期赴任，采取得力措施防控疫情。由于工作出色，他被提拔为从三品的广西参政。

张士纯为官“老成练达”。他做过文官，也做过武官，称得上“文武双全”。他对在廉州为官有特别的心得体会。

他写过一篇《海北道题名记》，感慨廉州地僻山高，属于盗贼渊藪；又出产珍珠，是个“肥缺”。在廉州这个地方，不具备文才武略难以胜任；而不能清廉自守，又难以做到“出污泥而不染”。（**鉴于盗藪而掌兵，非文事兼武备弗克；鉴于利藪而卫珠，非尘视珠玉而矚然不緇者，乌能蝉蜕于浊秽哉。**）

“廉州为官，欲得廉吏”，从唐太宗改“越州”为“廉州”似乎就是一种共识。

宋朝刘敞起草任命左藏库副使纯昱为廉州太守的诏书，就提到合浦古称“珠官”，出产珍珠，手里有权就能发达，应该派廉洁的人主政（**合浦之地，古为珠官，奇珠所聚，掌握致富，宜得廉吏为之守长**）。

张士纯赞扬了毛吉、林锦，还有翁宴、王崇、翁溥、曾焜等曾担任驻廉兵备道的“历任领导”。而对其他人在这个民风剽悍（**旷悍难制**）的“边徼之地”，为了求稳，一味讲恕道，不敢严于治吏治兵的作为，他十分不以为然。

他谦虚地称自己在廉州为官“**如虻负重**”，只是不计毁誉，不畏艰险，在职一天，尽责一日。

他总结了自己的四点心得：一是洁身自好，持身守廉；二是深入基层，扭转不良风气；三是各部门任用德才兼备的主官，防止作奸犯科；四是不怕责难，严明法纪。

张士纯身为高官，也是一个孝子。母亲陈氏生病期间，他多次回乡探望，延请名医诊治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回家守孝，不幸在孝期去世，天嫉英才，这位能臣只活了五十三岁。